

# 白鸟之歌

## JOYS AND SORROWS

♪ ♪

PABLO.CASALS  
ALBERT E. KAHN

〔西〕巴勃罗·卡萨尔斯 著  
〔美〕艾伯特·E.卡恩 著

姬健梅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白鸟之歌

(西) 巴勃罗·卡萨尔斯 著

(美) 艾伯特·E. 卡恩 著

姬健梅 译

*Joys and Sorrows*

*Pablo. Casals*

*Albert E. Kah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白鸟之歌 / (西) 巴勃罗·卡萨尔斯, (美) 艾伯特·E. 卡恩 (Albert E. Kahn) 著; 姬健梅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94-1200-3

I. ①白… II. ①巴… ②艾… ③姬… III. ①卡扎尔斯 (Casals, Pablo 1876-1973) - 传记 IV. ①K835.5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6453号

版权登记号: 10-2017-55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JOYS AND SORROW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70 by Albert E. Kah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Touchstone,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书 名     | 白鸟之歌                                                        |
|---------|-------------------------------------------------------------|
| 作 者     | (西) 巴勃罗·卡萨尔斯 (美) 艾伯特·E. 卡恩                                  |
| 译 者     | 姬健梅                                                         |
| 责 任 编 辑 | 邹晓燕 黄孝阳                                                     |
| 出 版 发 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
|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
|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8.25                                                        |
| 字 数     | 150 千字                                                      |
|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94-1200-3                                      |
| 定 价     | 49.80 元                                                     |

## 目 录

001 推荐序

005 自序

第一章 009 年迈与青春

你必须知道，最简单的事物才是最应该看重的。

第二章 021 耶稣诞生的故事

关于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第三章 031 广大的世界

在巴赫的作品里，我看见上帝的存在。

第四章 047 马德里时光

我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倾注在大提琴演奏上了。

第五章 065



家乡的土地

欲飞向天堂，须立足乡土。

第六章 081



新时代的黎明

渴望、期盼良久的新世纪，千千万万人都没能走完前十年。

第七章 097



四海一家

美好的艺术永远不会保持沉默。

第八章 119



风雨飘摇

经过多少次苦难的洗礼，才能演奏生命的琴音？

第九章 137



音乐在巴塞罗那

音乐家也是人，他面对生活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

第十章 159

.....

诀别

我哀悼她，直到今日。

第十一章 167

.....

悲伤的曲调

请我们齐声高唱，一首欢乐之歌……

第十二章 189

.....

流亡，以及流亡以外的

我们要跋涉多远，经过陌生的国度，感觉如此疲惫。

第十三章 209

.....

白鸟之歌

白鸟曾啼，一朝齐鸣。

第十四章 225

.....

西班牙琴弓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

推荐序：

## 卡萨尔斯的巴赫随想

焦元溥

### 一、一见钟情

很多人说卡萨尔斯“发现”了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这话对，也不对。

这些作品并未失传，许多人也知其存在，只是没有人如卡萨尔斯一般，能从尘埃里识得真价。若说音乐史有何震古烁今的神奇时刻，无论标准多严苛，都一定会有卡萨尔斯与巴赫，当年在巴塞罗那二手乐谱店的相遇。

那一年，他十三岁。

虽然学过钢琴、长笛和小提琴，后者甚至在六岁就能公开演出，

但直到遇见大提琴，他才找到一生志业。或许也只有技艺、人格、思想、性格皆如卡萨尔斯者，才足以让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在二十世纪重生，更成为日后所有大提琴家皆须挑战的经典。

巴赫、大提琴、卡萨尔斯，注定是一辈子的爱恋相随。

## 二、三位一体

很多人认为，信仰虔诚的巴赫，音乐里处处可见宗教密码。以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而言，六组调性依序是 G 大调、d 小调、C 大调、降 E 大调、C 小调和 D 大调；一说认为应两两一组，对应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就和声学观之，第三号 C 大调和第五号 C 小调的属音都是 G，代表圣父（第一号组曲）掌管圣子和圣灵。而第三号 C 大调前奏曲开头，旋律正和巴赫清唱剧中一句“耶稣（圣子）在此”相同，刚好符合如此观点。

对我们而言，“巴赫、大提琴、卡萨尔斯”是三位一体；对卡萨尔斯而言，“演奏、音乐、人性”也是三位一体。论技巧，他是了不起的大师，指法运弓都多有创见，力求乐句澄净清晰。但真正让卡萨尔斯不朽的，则是其专注凝练，将个人意志与精神思想完全注入声音，人琴合一的超凡演奏。他的演奏真诚自然，挥洒深沉大气，劲道雄浑又不失优雅节制，音色与音乐更完美融合。

无论喜不喜欢，欣赏音乐，不能错过卡萨尔斯。

### 三、精益求精

只是或许也别责怪以前的大提琴家对这六曲视而不见，因为它们的确可以当成练习曲，甚至看起来也像练习曲：从第一到第六，技巧难度由低至高。第四号在手指位置困难的降E大调，第五号张力强劲令人咋舌，第六号原本更可能是为五弦乐器谱写，在现代四弦大提琴上演奏，技法更是繁复。卡萨尔斯花了十三年时间钻研，才敢公开演出。又经过三十四年，直到他六十岁，才愿意录制。

戒慎恐惧，如履薄冰，三年后整套组曲方全部录完，离他初见乐谱正好过了半世纪。胸怀绝世才华，却又谦逊慎微，果然是不折不扣的卡萨尔斯。

这是史上第一套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录音。何其有幸，我们有如此伟大的开始。

### 四、无限可能

但为什么卡萨尔斯要琢磨那么久？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六曲千变万化。依照和声结构，或照音型章法，竟可有不同断句模式。十二个音是三音一组还是四音一组？音群是要二分还是三分？结果天差地别，却又左右逢源。

但演奏当下，却只能自众多选择中挑取一个。

“在巴赫的作品中，我看见上帝的存在。”而卡萨尔斯以行动证明，他有资格这样说。

## 五、坚持正道

因为关于人生的诸多选择，很多时候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西方和声学徒教会歌唱中归纳心得，认为三全音（音程距离为增四度或减五度）既不和谐，又很难唱，称其为“音乐中的魔鬼”。对作曲家而言，既然三全音被称为魔鬼音程，那么这也可以代表魔鬼或地狱。在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中，G和D之间可以看成相差四度，C和降E之间则相差（小）三度，C和D则是（大）二度。这是越来越靠近的过程，代表人和上帝越来越接近。而这旅程从四度开始，代表增四度被排队在外，人不能接触魔鬼。

是的，卡萨尔斯也不接触魔鬼。无论局势多么险恶，他也不曾改变坚持。宁可自我放逐，也不向独裁政权低头。就算换来数十年如一日的自苦，他也甘之如饴。

## 六、倾听人生

关于卡萨尔斯的人生甘苦，选择与坚持，在这本经由访问整理，以第一人称的传记小说中，我们可以见得许多。一如他的音乐，所有人皆可欣赏，这也是一本所有人都可阅读，或许也都该阅读的书。

那里有对艺术与世界，无限的好奇和探索。琴音中熠熠生辉的，是永恒的生命之光。

起初我跟卡萨尔斯讨论由我来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我心中所想的作品和现在这一本颇为不同。当时我是想用文字和照片来呈现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绘制他作为人以及艺术家的肖像，一幅细腻的当代人物肖像。文字和照片都将出自我之手。

准备写作此书时，我多次随着卡萨尔斯在国内外旅行，参加他的演奏会、大师讲座、他创作的神剧《马槽》的演出，以及他参与的几个音乐节。我还定期去他波多黎各的家中拜访。除了在各种活动中为他拍照，在我们谈话时，我还做了详尽的笔记和录音，这些谈话有时是非正式的闲聊，有时则是有条理的问答，内容都是关于他过去的经历和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为了补足对他早年生活的认知，我前往他在法国莫利雷班的寓所和在西班牙的故居，去查看文件资料和纪念文物。

对卡萨尔斯的认识愈多，我就愈发对此书的最初构想不满意。他的整个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而他戏剧化的一生所具有的意义又是那样丰富且充满人性关怀，这让我渐渐意识到倘若只专注于现在，而不能将现在与过去融合，那会有所不足。此外，卡萨尔斯本人的言语充满色彩和韵律，他个人的回忆与感想具有自然的诗意，让他的声音和他的人生故事难以分开。

有一段时间，我尝试了一种做法，把此书的文字部分集中在我们谈话中的问答，然而结果令人沮丧。这样的形式带有一种机械性，而我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显得多余，还是一种干扰。我逐渐明白，应该让卡萨尔斯的话语单独存在。

在那之后我有了一个主意：把我的提问全部删除，把卡萨尔斯的回忆和评论整理成一个整体，内容包含叙述、心境和主题。我跟卡萨尔斯讨论这种做法，他同意了。渐渐地，这本书成了现在这种样式。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一直以来，卡萨尔斯始终拒绝写作自传。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封给我的信里他这样写——“我不认为我的人生值得用一本自传来纪念，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这与他的个性很相符。因此，我要声明，这本书不该被看成是卡萨尔斯的自传。一本自传当然是一个人的自画像，而此书无可避免地有一部分是我对卡萨尔斯的描绘。再者，书中字句虽是出自卡萨尔斯之口，却是由我来加以组织，而且此书大部分内容也是由我决定。假如由卡萨尔斯来写自己的故事，他所强调的人生面向当然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这本书是对卡萨尔斯的描绘，是以他的回忆和观察勾勒出轮廓。这些回忆和观察正是我过去这几年来记录下来的，也是由我将其编排成如今的样式。我将重点放在刻画他这个人上，用他自己的话语打造成这部作品。他的一生为他的信念做了明证，即“艺术与人性价值密不可分”。





年  
迈  
与  
青  
春

第一章

你必须知道，  
最简单的事物才是最应该看重的。



我上一次过生日是九十三岁。不年轻了，事实上，比九十岁还要老。然而，年龄是相对的。如果你持续工作，汲取身边这个世界的美丽，你会发现年纪大不见得就意味着衰老。至少，从一般意义上讲不是这样。比起从前任何时候，我对许多事物的感受更加强烈，而且对我来说，生活越来越令人着迷。

不久之前，我朋友施奈德带给我一封信，是苏联高加索山区一群乐师写给我的。这封信的文字如下：

亲爱而可敬的大师：

我很荣幸代表乔治亚高加索管弦乐团，邀请您指挥我们的一场音乐会。您将是首位在您这个年纪就获得指挥本乐团之殊荣的音乐家。

自本乐团成立以来，我们还未曾允许未满百岁的人担当指挥。本乐团所有成员都已年过百岁。不过，耳闻您身为指挥家的才华，我们觉得应该为您破例一次，尽管您年纪尚轻。

盼能尽快得到佳音。

我们将会支付您的旅行费用，停留此地期间，我们自然也会为您提供膳宿。

阿斯坦·施拉巴敬上

团长，一百二十三岁

施奈德这个人很幽默，喜欢开玩笑。这封信也是他开的一个玩笑，是他自己写的。不过，我得承认，一开始时我信以为真。为什么呢？因为我并不觉得一个由百岁以上的乐师组成的乐团有什么不合情理。而且我想得没错！信中的这个部分并非玩笑。在高加索山区的确有这样一个乐团。施奈德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读到关于这个乐团的报道，乐团大约有三十位成员，全都一百多岁，他们按时排练，并且定期举办演奏会。他们大多是农民，依旧从事耕作。团员当中年纪最大的是施拉巴，他种植烟草，还训练马匹。他们神采奕奕，显然精力充沛。我很乐意找个时间听他们演奏，事实上，如果有机会，我也很乐意替他们指挥。当然，以我尚不够格的年龄，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允许我这么做。

我们往往能从玩笑中学到一点儿东西，就这件事而言正是如此。尽管年事已高，那些乐师并未失去他们对生活的兴味。这要如何解释？我不认为答案单纯在于他们的体质，或是在于他们居住地的独特气候。答案肯定跟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有关，而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这种能力是由于他们仍在工作。工作能抵抗衰老。拿我来说，我无法想象退休。现在无法想象，将来也无法想象。退休？